

漢唐事筴對策機要

九



漢唐事箋對策機要卷之四

後集

唐

郡守

郡守權輕則有方鎮禍

唐

唐

方鎮之禍豈特唐世然哉原其所以致之之由由夫

郡守之無權尔原其所由始自漢末而然矣通鑑靈紀中平

五年劉焉建議以爲四方兵寇中刺史威輕宜改置

牧伯選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以焉爲益州牧劉

實爲幽州牧州初置刺史以察郡國秩不過六百石

官表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其後議者謂以卑臨尊

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

輕重不相準成帝時何武爲大司空與丞相程方進

史居州伯之位秉二州之統選賢者以爲州伯今部刺

吏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

請罷刺史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後和元年更名故

漢成帝時遂更爲牧秩中二千石則嘗一變矣始時

州牧奏劾二千石長吏者皆下三公遣吏驗實然後

退出通典州牧刺史門云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

黜光武即位用法明答不復及光武即位不復委任

三府故權在州牧廢置自由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

傳周流自詣京師則又一變矣其始以六條詔察

過是者罷免其後又與賦政治民之舉則又一變也

始則傳車周流後乃更爲重鎮爭據土地則又一變

也愈變愈重至于東漢之末方鎮之形已成而劉焉

建論猶請重其權任漢官志九臣昭注曰昔在先代列

使臂手之使指故能高甲相因戰分繼緝爰及周

連帥相司牧伯分長而封疆置限兼庸有數簡身之

使臂手之使指故能高甲相因戰分繼緝爰及周

連帥相司牧伯分長而封疆置限兼庸有數簡身之

使臂手之使指故能高甲相因戰分繼緝爰及周

精競吞廣邦國侵爭逆懷貪略循歷數百年乃能成  
其并一豈非植之有本使然哉秦兼天下開設郡  
弟終龔緒呂之難漸部列郡以威即古大郡之強國慮非安  
本無條傳車周流匪有武之末始置刺史監科非法不過  
六條傳車周流匪有武之末始置刺史監科非法不過  
察非裁治之主故不取焉世祖中吳暨于政本復始大  
既非裁治之主故不取焉世祖中吳暨于政本復始大  
其取選遺舊制漸得自重之動四海潰弊而八方不  
能內侵諸侯莫敢入伐豈非強幹弱支控置素望之  
有憂國之心專懷狼狽之策抗論昏庸自為身謀米  
可求重為國本哉故劉璋益南郊天祀服於曹公魏  
與下制書於燕胡劉璋益南郊天祀服於曹公魏  
圖之邦宰之命受之魏初武帝亦疑其假之都督之威開之征  
伐之畧晉太康初武帝亦疑其假之都督之威開之征  
代或置州刺史或置刺史置郡守漢末四海分崩因兵蜀  
政治民元常任云諸侯郡守漢末四海分崩因兵蜀

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奉外領兵焉此一時之宜也  
今顧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台而為  
一諸州元宰者罷其兵專治民之重司諸峻於上  
此系以之制也其後嗣續州牧鎮守武司諸峻於上  
其言不卒其事後不嗣續州牧鎮守武司諸峻於上  
強虎視之辰廷鼎革終之日未嘗不藉番女之權挾  
董司之力量迫迫伺隙陵奪如中其甚者臣主湯之  
肉野戰末壯披心尾大不掉既用此始亦病以然致  
維京有術璧之痛秦臺有堅冰所漸兼綠茲蟲鳴呼  
使起摩滅羣黎流禍萬里堅冰所漸兼綠茲蟲鳴呼  
後之聖王必不帶斯跡矣長之終常有神算不然則  
雄奸反拒之士懼甚於此心憑強作害之謀方甚於  
初郡守之權悉歸牧鎮而不知有朝廷袁紹董卓首  
亂而爭權卓拜紹為渤海太守東諸郡起兵蘇峻  
元溫効尤而跋扈自晉至陳陳後代之際多由於此太  
宗之興豈不知刻草斯堅而者其地曠曠甚奇易

太守為刺史又皆假以使持節之稱官志武德元年改太守國刺史

加使節按前代所謂持節者皆得專戮二千石以下

持節得戮二千石以下軍事得戮是以前代所假太守而假太守此其重之

犯令者之意豈無謂哉惟其邊屯之兵總之都督又其品位

崇重不為少抑而郡守見都督禮又已先為之極至

于後世莫能守其良規修其闕蠹而益滋其橫且唐

制刺史見都督府必抹首屬戎器不敢以客禮見令

狐岨坐見觀察使齊映不如制謫別駕十年本傳岨

刺史齊映為江州觀察使按部及州岨輕映後出先

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揆所以遇映者至迎謁頗快

映不以語其妻二日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

君不以語其妻二日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

進不抹首屬戎器映以為恨去至府攝岨卒此則假

之以刺史之名果何益也開元以來諸道使得顯停

刺史或代或追制不由上揚維傳結言舊制刺史得

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各領一州或代或追制不由上

而刺史亦不得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其

許軍亂殺能宗權為許牙將外示赴難因逐刺史

蔡以叛周安代能而代宗使劉晏考所部善惡刺史

六品以下杖而後奏本傳上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

杖然後奏此則所謂使持節之名又何相戾也郡守

日輕則方鎮日強是無足怪于時制者亦知其弊而

思所以拯之故林甫言莫若使屬部刺史得自為政

則風化可成然其言已無及矣而時又不能行則方

鎮之強又何言哉要知封建為古先王大制度自堯  
至周二千年而復壞及其易之郡縣更漢晉至唐五  
代千數百年常以郡縣之制而受封建連衡之禍至  
于宋朝而後定

縣令 今我有輕有重要之不可輕

古者卿大夫皆有采地謂之縣亦謂之邑

周禮載司

邑之田作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鄭而其家臣謂

之宰與今所稱令略同故縣謂之邑而令亦謂之宰

又自漢初令皆太守自辟除後始由廷授

漢志尚書郎

又尚書令史未嘗犯禁者以補小縣墨綴然其廢置之權屬之郡守是其

名位僅又與家臣同尔然而史傳往往謂古子男国

策後四

一

何哉且古者諸侯雖有五等之爵三等之士而同謂

之國皆自達于天子而通謂之諸侯唐郡與縣異不

得同謂之國又以郡統縣不得與之同体然而謂之

古子男国尚可者抑有三焉按王制四海之内方千

里者九州州二百一十国見註是為千八百有九十

唐之盛時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三

地理

若以縣疆土言之其大者當與侯伯同蓋不啻如

子男矣州之小者其刺史秩四品下縣之大者其令

秩五品上官志上州刺史從三品職同牧中州刺史

五品上歲縣其品秩相亞則可以視子男之於侯伯

今六品上矣柄之大者莫大於生殺而今得專焉故張九齡

著

繫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

本傳元宗即位建言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父之一

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况六合元元之眾縣命於縣令宅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觀於人者

乎言其生殺之權均也杜牧作朱載堯循制詞云刺

史縣令皆古之五等諸侯行詔條紀綱專教化生殺

者蓋守令同制授也又九齡欲行辟本之法請守令

精覈其人然後送臺

本傳建言云云夫吏部尚書侍

如知人之難按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故資配

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故時人有平配之謂官曹无

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殿則其視

縣令之重與太守等以視古子男之得以君其國其

權任亦同也韋子岳由太原令忤旨下遷長史

本傳出為

太原令以不習武固辭忤旨於是下遷宏州長史

長史舊別駕也

官志注武德元年改

承曰別駕高宗即猶居令下則權任可知矣然皇甫

湜謂廬陵古大縣有地三百里今日趨州衙退抵承

錄判將校

文粹戶部縣廳堂訓云今州之近縣當刺

餘二万有地三百餘里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物鐵

石之賸殖苞蘆蕪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

官人率以貪及今日而趨州衙退抵承錄判將校事

其勢卑乃如是故論其疆土品秩生殺之柄則可與

子男同論其所係屬僅與家邑之臣同一輕一重不

得純乎古矣唐名臣請重縣令之職或言今吏部補

縣令如授一尉或言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或言清

望官當先選部刺史縣令而元宗至親試以理人策

通鑑開元舊策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大監縣令才及入湖上悉召縣令於宣致殿廷試以理人策無詞理第一此其所自重者政以其權自不輕爾與之以重權而輕其選不可也然縣令之權不可以過重亦不可以過輕過重則自恣如段簡之殺陳子昂子昂傳聖曆初以父喪解官縣令段簡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入錢二十萬緡簡薄其畧捕送獄死此豈可縱過輕則無以戢奸今縣有唐之輕無唐之重五刑得用其下一等耳頗嘗有掣其肘者况復論古子男之制

選舉 論選舉經五變而唐法可行

選舉之法一變而為辟舉再變而為限年三變而為中正四變而為停年五變而為科目自隋始置進士

策後甲

元一

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不一而明經進士尤貴其得人亦最為盛選率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率有童子云云大抵舉科可為後世之良法也古之所鄉舉里選者猶曰鄉里之選舉云尔唐則不然舉以禮部謂之貢舉選以吏部謂之銓選其名同其事異而其意於古猶有合苟循其制而善用之古取士之方何以加是哉  
選率志不錄館李者謂之鄉貢皆懷州自列于州縣試已長史以鄉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与者艾叙長沙焉既至省比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闕于考功負外郎試之中宗二十四年遂  
禮部主之以漢初為辟舉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德行



二曰經學三曰明法四曰任事漢書注要知本末具舉

此其意與周官攷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豈遽相遠

周禮鄉大夫三歲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然而舉之於郡國而任

之於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謬舉而不舉者有罰

其後舉者與濫而妄舉者有罰則循私忘公之弊已

形矣左雄為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

奏本傳順帝時建言今孝廉年不過四十不得察一

切責之以課試而貢舉之漸興矣當是時張衡且抗

對以議其非至為詔舉孝廉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

為限是為弃本而取末通鑑順帝紀云洛陽宣德亭

之士問以當世之弊并為政所宜太史令張衡對曰曰

初孝廉廉迄今一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字

文法辛如詔曰能誦章句結奏案為用而胡廣亦以

為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魏氏之

興遂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通鑑魏

初元年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取人才乃立九品

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

鑒識者為之區別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於古以德

行為先而其弊乃至純任閹閹不論賢愚通典云其

著則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道義虧缺或自五退

六自六退七及其法之弊也唯其知其闕非復辨

其賢愚故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通鑑晉武

以吏部不能任信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奉中正州

置大中正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適義虧缺

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百官行之後久中正或非其

人嘉弊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

意榮辱在乎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身自日

異狀上品无寒門下品无勢族一晉宋循襲莫之革

也云云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也

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通典云南朝

代厭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年號稱得人

本傳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並坐謬幸免黜

唯陳蕃李膺二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莫敢輕幸迄

九品之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

竟人物何異於以管窺天而求其博通典崔亮答

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划毅所云一吏部云

甚多不可用曾於是崔亮為停年格士無賢否皆以

停解日月為斷謂之年勞甄升踵而行之史謂魏之

失才自亮始此史本傳時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膺

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

亮年停之法即裴光庭之循資格也選年侍中裴光

庭兼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榮必与格合

乃得除授限年躡給不得踰越於是父淹者皆便之

聖書於時為譏於今為用是亦烏可少哉觀亮與其

甥劉景安書亦以繳於中正之弊而為此尔亮傳時

安上亮書云商周以鄉貢取士兩漢由州郡選才魏

廉唯論文章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其文不取其世

取上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勇屬當銓衡宜須改

庸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

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若昔子產請刑書以

齊叔向議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

中正之弊也嗚呼自陳群為中正之法至隋變以科目而其弊始革自左雄為課試之法至隋變以科目首真知言哉

選舉二

事体与古殊固宜多辨惟考績當嚴

當唐之時言選舉之弊者類曰不求德行而第攷文章之末藝以為非古薛登曰古之取士必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漢世求士亦觀其行故文試劾官武閱守禦辭登傳武后時選率甚乃上疏曰古之取士為後云云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有自備問聖所推幸然後府士交辟今方幸士方乘其本明認方下

策後甲

水

門考文章之甲乙故天下驅馳於才藝不務德行周已馳驅寺府之庭出入王公之第故俗号重人皆務氣不願降明制無不當之勝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及官武閱守禦云云劉曉曰國家以禮部為考試之門考文章之甲乙故天下驅馳於才藝不務德行作劉曉高宗上元元年上疏論選以為今選曹以檢勸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以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上皆捨德行而趨文章藝有朝登甲第而夕置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楊綰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刺史升之禮部文選條奏選幸諸今之取廉於刺史刺史升之禮部士令將標自幸非經國之及言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試策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刺史當以札符之試其柳冕言文所通之幸自縣至省不得令幸人柳標章之士不根教化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道理明經以墨義考試本儒術選人以書判殿最不重人物

文粹謝和公書云云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  
荀維盛不能變声色之辭房杜雖賢不能變齊梁之  
弊是則風俗所尚係在時主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  
之士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又與權德輿書云云  
氏尚吏道貴其官人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隨法不改  
其理此天之所以待聖王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云  
云故吏道之理天下云云奔競而无廉耻者以教之  
者未也閣下豈謂不然乎各有旨義著  
于史集此似知本者然而不考其所以變之之由則  
亦不足以爲議也古之天子所自治者王畿千里之  
外即爲封建其王城二百里之外又責之以都鄙之  
長則天子所自治者六鄉六遂二百里之間耳當此  
之時四民皆世其業而無越乎分守其比閭之民脩  
其德行而書之卿大夫者又非有後世峻拔驟貴之  
勢固亦無所覬覦而其心術純一毀譽自不相冒鄉

策後甲

遂之官下視所隸伍伍相聯朝夕相習可以指教而  
心喻又不難乎考察下漢而郡國雜置然其僚佐皆  
自辟除魏元同選率疏按唐舊史云秦并天下置罷  
侯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  
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爰自晉魏始歸吏部常歲  
所貢率二十萬口貢一人通典武帝制郡國口二十  
萬以上歲貢一人十萬以下歲貢二人  
帝時丁鴻等議凡率口之科皆有階品自今郡國率  
二十萬口歲率孝廉一人四萬二千五百口不滿二十萬  
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緣遠郡十萬  
以上歲一人不滿者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不過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  
父按郡國所推薦一二百人之賢否進退雖在數千  
里之外亦無難者自漢武稍裁抑郡國秩二千石  
不許擅授官注皇子封王注漢初立諸王因項羽之  
置地廣千里其官職傳爲大傳相爲丞

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秩皆二千石國家唯為置丞相  
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至武帝時負職皆朝廷為  
著不得魏晉而降權益內移故有勅用州主簿郡功  
曹者通典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  
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至于隋  
制則一命以上之官皆由廷掾隋百官志周齊以來  
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至而調用理時事至是不  
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別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歲考  
殿最刺史縣令三年遷繇是歲運動以萬計而後世爵  
一遷佐官四年祿益貴奔競成俗欲以無憑之德行不可憑之毀譽  
人人察之而異其有得豈不難哉魏之中正曷嘗不  
以德行為本而流弊之甚後代苦之要知封建不立  
世祿不行郡縣之權悉歸朝廷而欲倣古貢士之常  
刑不可得矣故科目兆於漢興於晉著於唐而備於  
宋朝此誠擢賢之首也誠使收之以貢舉格之以銓  
選而分置之朝廷與州縣嚴為考績之法而徐考其  
後豈不合於唐虞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良法  
哉而奚遽不足以得其德行之實也哉又奚至於捨  
本而徇末也哉

漢唐事彙對策機要卷之五

後集

唐

選曹 唐選法有六患復漢辟舉亦難

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權悉歸於吏部

通典牛弘為尚書高構為侍郎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掌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更成

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僚佐已多為吏部所授至齊一

切歸於省司而唐承其制不能弥縫其闕更張其弊

是以論者不滿焉唐之選法起於孟冬終於季春

云云又選卒志每歲五月頒格于州縣選人率格者以十月為選格始至春乃畢今選者衆請四時注擬

以九年馬周以四時選為勞乃復以十一月至二月畢天下之奔走於京師秋而往春而歸歸裝未解而

選期又至是以遠者不能至貧者老者不能至至者

不能歸其患一也其選法與禮部無異自五品而外

更歷之夕亦不能免志五品以下始集而試以三

銓三注三唱而後庸有顧望而不屑就者此為患二

也凡選無定負雖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魏元

云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又无則有十年不被調陸贄

定限選集猥至什不收一則有十年不被調陸贄

傳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歲一調吏

負摺雍案牒叢滯吏負為奸廢置无調至有十年不

被調者缺負出身二十年而不獲祿者裴光庭開元中

或累歲不滿出身二十年而不獲祿者裴光庭開元中

中復作人既无常限或不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

此其為患二也夫羣天下之士而決於一二有司之

目察其貌言考其書判志於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

體貌豐偉二曰言辭辨正三

日書指法適美四日判文理優長試觀其書判

已試而詐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利便而擬任公

之吏力有所不逮容私之人亦何所不至至於請托

縱橫偽冒百出志高宗時張仁棣改造姓曆狀樣

衆庸愚咸集有偽主符告而鑄者為官者有接承他官

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而致保者試之日冒名代進

或劣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雖繁設等級進

差選限增讚犯之利開糾告之令猶不能禁大率十

人競一官其餘無足恠也此其為患四也唐部長安

多委積不可遣每歲常轉東南之運以足饋餉食貨志唐都長安而

師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今也進士雜流動以萬集

僕馬之數又倍於是匱耗地力孰甚於斯此其為患

五也又其治官率以四考劉祥道請率選六事五日今

權之就民知迂徒則苟且請及其秩滿理年即遷限

自今四考進皆入考聽選

葉後子

以歲數乃得選集志凡居必四考中上進一階中進年勞

階上中以上及計考五品以上奏而別叙六品以下

遷改不更選有納課品子歲取文武官以下勳官三

品以下五品而試一上等送吏部二上等留本司三等納

課十二歲而納三歲納已復試一歲為一選自一選因

者依品子納課十歲以試凡一歲為一選自一選因

定其數因功過而增損得失之際又不可必去位者

有顧戀不忍之意居官者放縱無堅重之操此其為

患六也凡此六患唐之諸臣極言其故而求所以革

之之方皆以為莫如復漢辟舉之法高宗時魏元同

四為大僕正曰慎簡乃僚漢制諸侯自置吏州郡

史之屬皆任牧守今選者猥多願少遵周漢之規以

今率人尤乘其本請寬年限以容簡汰又志不隨署

時說既濟言前代察用皆皆州府辟率至于齊隨署

漢初風俗質古郡國守相得自辟舉中葉之後猜疑  
交作拜徙如流則既已不可行而况又其後乎夫不  
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今其郡守數  
易不如漢權任不如漢漢以二千石而下委之選除  
今以一命悉由廷授而獨於辟舉欲循漢舊不亦難  
乎夫自漢武以來極力以收郡國之權至隨而後盡  
豈其能一旦復散之耶故辟舉之法雖善非復唐所  
能行也宋朝循唐選法而六患自亡乃有任人不任  
法之患似過直云

貢舉 策後子 先言凡數繼論請托

高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四百通鑑顯慶二年祥  
道選司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過千四百雜色入  
流曾不益簡即今文武一品至九品凡方二千四百  
六十五員均有釐革既而元宗時楊瑒言流外及諸  
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本傳唐貞觀二  
年明經進士十人二監之得無幾  
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周无多少之  
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  
然則考功徒費官廩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  
諸色仕者每歲一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浮虛之徒  
昨先王禮義非得是唐科目取士不及雜色入流之  
衆也然唐取士之徒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  
縣曰鄉貢而場言明經進士百人二監生千百數當  
選者什之二而得第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鄉貢也



進士科不過三十人

志明是進士試詩賦時務第

知率貢上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第二年始  
和八年復試詩賦罷進士箴論文帝時至內出題謂  
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故杜佑言進士  
試差勝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

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通典有甲乙丙丁四  
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一丁第進士惟一科而已其進士  
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倍之得第者十一  
是進士不及明經也生徒不及鄉貢而進士不及

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  
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寶應移之禮部通典元

二十四年制移貢奉禮部以侍郎掌之注奉人舊屬  
考功負外郎因李昂為奉人詞詆帝以負外郎望輕  
部侍郎掌之於禮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  
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可預托之

策後序

甲

貴者以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者以情托此豈復有  
真貢舉哉故有因權勢以相侵奪如牛李之黨由於

錢徽典舉之日李宗閔傳長慶初錢徽典貢奉宗閔  
翰林有籍於帝共白徽納于馬取士不以實由是宗  
閔生貶劍州刺史由是嫌怨顯結植黨以相磨軋凡  
四十年縉紳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年於是又有畏  
之禍不能解

嫌自私而矯時以為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  
矣如韓退之之序齊擇是也韓文送齊擇下第云云

甫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之兄為特名相出  
選在齊生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豈枉我哉將俟時  
尔有嫌於富而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之與王參元

書是也柳文去參元少書云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  
之上以取顯貴者蓋无他焉京師之人蓋言足下家  
之貴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

之善也

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以此然唐  
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而致之耶豈其有徇私之弊  
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耶若夫杜牧之第緣吳武  
陵武陵傳太和初侍郎崔鵬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  
道長樂博士武陵最後至謂鵬曰君方為天子求  
高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指易為鵬讀之乃杜牧  
所賦阿房宮詞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  
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鵬曰已得  
其人至第第五鵬未對武陵勃然曰不尔宜以賦見還  
鵬曰如教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商隱傳令狐楚師  
楚子游歲其資裝使隋計開成二年高銜知其文使與  
令狐綯雅善錯與答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盧

貢舉二

唐重儒科故多得人而與漢異

唐志謂衆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  
以唐貢舉之負數較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  
式較之於宋則踈矣然而足以得人何哉曰儒科之  
重自唐始其狹且踈何尤焉而其流品之別公望之  
屬抑有自來故雖狹且踈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  
所以重也韋貴之嘗言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憲宗詰  
其故對曰為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本傳改禮部  
侍郎即所取士  
柳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為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  
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而為  
陛下東宰相權德輿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  
者得無重乎  
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職

不可悉數則知其時待之之異選之之重有在於是  
而其奮然於事業為國明臣者多出於其間前出所  
無也杜牧言國家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節率  
多科第人也文粹上宣州高大夫書云自去歲前五  
凡為子弟不可進其切或之科第之設祖宗所以  
冀其自利弟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治則固  
弊自因歷數其人謂郝處俊來濟上官儀李元義安  
師德張柬之郭元震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幽求蘇  
頴父子張說張九齡張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  
才傑然不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間尤有遺  
者以此見唐史稱得人之盛非虛語也嗚呼自漢初  
開基所與共成功名者皆屠販之輩其後臨危請難

策選年

一

開邊拓土亦皆武夫勲臣而儒者未聞其人故世謂  
文章之士巽懦無能但能誦詠古今不足以臨國家  
大計由漢事言之固然也若以此為通論則未為極  
蓋自三代之法壞漢興不能復古儒學散失未易收  
拾其所取與固應止此而其所建立者雖功名之  
足尚亦覺累之不少由唐數公言之不可同年而語  
矣是皆聲名俱榮終始無缺安劉之功能為周勃而  
不為其少文立宣之節能為霍光而不為其無術文粹  
社牧書郝處俊為宰相高宗致遜位武后勲後曰天  
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非陛下之有不可秋以  
后高宗因止來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推武后  
上官儀召元義助勳後廢武后張柬之八年十為相  
四王手搦社稷上還中宗魏知古為相廢大平  
元宗劉幽求與元宗徒步

子相武后酷吏中不失其乃知詩書禮樂造士之功

如此其不可誣也蓋古人之法至是盡變而古人之

風至是稍還以至于宋朝專以文章收置天下之士

取之益廣選之益公待之益優而其功視唐世又益

過之如慶曆之盛同時輩出非杜牧所能枚數也若

可以掩漢世儒者之羞追三代得人之盛豈不由上

之人以是待之而下之人以是應之其効固如是哉

任子 詳言任子之濫而重儒術

昔漢世祿之法雖廢而任子之科亦優凡朝之公卿

子弟苟以父任兄任皆得為郎亦可以為優矣于時

王吉請除任子之令本傳宣帝時吉言舜禹不用二

葉後子

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魏晉以中正取人

宜除任子之令明選求賢

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右長史其實純

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率

其立法本以德行為先反以門地相高是致名實背

違所以未為公論若唐之興以儒科取士而資蔭自

為一途然而議者多言其濫矣高宗時劉祥道所言

雜色入流者謂三衛番官親事帳內品子雜掌兵部

品子兵部散官此皆資蔭之流而謂之雜色亦不少

矣所謂三衛者曰親衛勳衛翊衛皆大臣之子孫為

之分番宿衛而後授之祿仕當武正觀之初其等有

七人所共由也

官志如三衛之府一勳衛之府二翊衛

之府二正府每府中郎將掌領三

衛二屬，有備者而總其府事。古者，右部郎將二焉。番上者，以名簿。工于大將軍而任以職。武德正朔，州重資。衛二品三品子，若孫親衛二品，曾孫三品，孫四品，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勳。衛及率府親衛，勳官三品及孫五品以上，柱國子，補勳。衛及率府勳衛，勳官三品及孫五品以上，柱國子，散官五品以上。子若孫補諸衛及率府，迎衛王府執仗親事，每有番。上者，數千人，宿衛內房及城門，給廩食，擇少壯者。客儀整美，本衛印臂，送殿中省，隸習仗下，其後不入官路。艱三，宿非，惟勢子弟，頓退番。柱國子，有白守，不得進。廩故三衛，亦賤人，罕越之。所謂親事帳內者，文武三品以上，乃給，而以品官之子為之。食貨志：光宅九年，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內。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三司，三公開府，儀同三司，百三十八人，嗣王郡王，百八十八人，柱國領二品以上，戰事九十五人，領三品戰事六十九人，柱國領二品以上，戰事七十五人，領三品戰事五十五人，護軍領二品以上，戰事六十二人，領三品戰事三十五人，二品以下，又有白直，執衣為中男，為之五品以上，亦有執衣，仗身，後皆納課親事帳內，亦納課。如品

黃後年

子所謂品子者，有納課品子，歲取庶臣之子，上之兵部納課三十歲而後試，上等送吏部，其次留本司。又其次納資納足而復試，量文武授散官。又有太廟社稷齋郎，皆以武選而崇文宏文及四門館生，又以文授。韓文公齋郎議，職奉宗廟社稷之少事，又官志：齋郎百一十人，供郊廟之役。太廟九室，室有長二人，以主，博蠶篋幕，又蠶洗二人，郊壇有掌座二十四人，以主神衾之類。皆禮部奏補，凡室長十年掌座十二年，皆授官祭享而負少兼，取三館學生，更一番者，戶部下，蠶府歲一中考，請署所擇者，太常以十月申，解禮部，如貢，率云帖論語，又一大經中，第者錄受吏部注，名集散，散官否則番上，如初六，計而出授散官。凡此皆唐資蔭之目也。方劉祥道上奏時，會中書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為官人，弊廼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他門，遂格其後。

魏元同亦言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勲官三衛不待辟

舉非先德後言之義本傳永淳元年上疏云云臣聞

一皆早仕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

高所謂青子者必裁諸孝少則後業長則入官然後

後家事匡謂之進德夫少仕而不務孝輕試則无才

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宰直取書判甚

非先德後則唐任子之濫亦可謂時弊矣然楊國忠

言之義以其子暄舉明經不中怒與舉者達奚珣聞之大驚遂

置之高第俄與珣同列國忠傳子暄舉明經不中禮

國忠國忠方朝詔見執喜已而聞暄當然詔曰生子

不富貴耶豈以一名為用輩所責珣上為即致暄高

弟俄與珣同列則當時權要子弟欲進身通顯亦必托之儒

科則任子之目雖眾而選為輕而唐之得人於科目

為盛正賴此尔惟李德裕以任子位宰相本傳子少力孝

既冠年舉有大節不喜无諸門下平章事廼言朝廷顯

蔭補校書郎文宗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官雖公卿子弟為之為史臣所誚宜哉選李亦言論

於科率武帝日向聞楊震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

之略亦出極知至鄭朴等抑其太甚尔有司不故子

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裕曰鄭肅封放子弟皆

有才不敢應率臣无名弟不敢非進士然臣相奉添

宗末以仕進无他岐勁強隋計自後家不置文選蓋

惡其不根藝然朝廷顯官皆公卿子弟為之德裕之

論偏異蓋如此者





